



# 之监管民警



民警正在提审犯罪嫌疑人。



民警刘冬林正在和犯罪嫌疑人谈话。通过谈话，随时了解他们内心的变化，并加以引导，才能让犯罪嫌疑人安心改造。



民警任俊华是看守所里的医生，他很重要的工作是分辨犯罪嫌疑人是真病还是假病。



饭点到了，工作人员把饭打好送到每个监室。而此时，也是民警要特别提高警惕的时候。

## 吃饭后和睡觉前是关键

巡控室里，民警陈峰正等着他的搭档巡逻回来。

巡控，是看守所里的另外一道防线。每半个小时一次，每次巡控需要10分钟左右。

从巡控室的监视屏幕上，工作人员正在给每个监室派送晚饭。根据多年经验，每天吃过饭和睡觉前是最容易滋事的时间段，也是巡控民警精神高度集中的时段。

不同于黄金营他们侧重于看监控，陈峰和同事的工作更侧重于走动。

“其实我们的工作很单调，有点枯燥。”陈峰说，“但我们不能因此有一丝松懈。我们要在任何时候防止犯人有自杀、自残、自伤的行为，也要阻止矛盾冲突的发生。”

24小时的巡控，就意味着不能停歇的夜班。“我们12名民警6天轮到一次夜班，夜班一值，我们的生物钟都是乱的……”

说话间，陈峰的同事巡逻回来。接下来就轮到陈峰了，而且恰好是“重点时段”，得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。

## 一墙之隔的另一番天地

下午2点半，与看守所一墙之隔的收容教育所里，120多名女学员们正在教室里上课。轮值的医生教员在给学员讲授“如何平安度过夏季。”

民警张志群说，收教所的民警每人一年都要负责两门课程，“听上去工作不多，但因为学员大多来自偏远山区，文盲和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占了一大半，所以课程主题、教案、教法都要为她们量身打造。”

相比看守所，收教所里的空间更加开放，学员的活动也相对自由。“我们这边实行面对面管理，还设有学员自管会，让表现好的学员管理其它学员，有点自治的味道。”张志群说。

为了让学员出去后能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，收教所还拿出资金来给她们培训，内容有美容师、营业员、茶艺师、插花师、计算机、康复治疗等。

说到那些出去后发展不错的学员，张志群的脸上浮现了愉快的笑容，“有一个学员出去后考出了会计证，现在在一家外贸公司做白领。”她的眼角挤出细细的皱纹，却不掩成就感，“哪怕100个人里面教好一个，我们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得到了肯定。”

因为人手紧张，不算双休日值班，张志群和同事每七天要轮到一次夜班，而且值完夜班的第二天还要坚持上半天班，她的脸上难免带有倦容。

比起自己的劳累，对家庭，对女儿的亏欠更让张志群觉得沉重。

因为工作忙，女儿从小到大都在托管班，而且往往是最后一个被家长接走的，“不过我看她好像已经习惯了。”张志群说得云淡风轻，可对女儿的歉疚却是浓重的，“我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双休日，假期也不能像别的家长一样带她出去玩。”

## 不愿听到半夜铃声

浓重的夜色逐渐掩罩了这座静静矗立的建筑。在这里，无论是犯人还是学员，生活都是很规律的，8点50分熄灯，9点睡觉。

而当他们入眠的时候，几步外的办公室里，民警们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。

邵潜力们在接待室里急匆匆地处理刚刚送来的嫌疑人；黄金营们在监控室里洗把脸，睁大双眼盯着监控；陈峰们穿过一条条静谧的走廊进行巡视……

无论是在哪个岗位上，民警们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半夜的警铃响。特别是有人生病，得连夜送到医院去，一个犯人出去，起码要配备8名警力轮流看管，有时还得把已经下班回家的同事叫回来。

## 抗住负面情绪的冲击

“最近还有其他别的问题吗？”“天气热了还习惯吗？”快吃午饭了，办公室里，管教民警刘冬林和犯人的谈话也接近尾声。

相比“管教民警”的称呼，刘冬林更愿意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心理咨询，“我们不负责具体的案件处理，主要是为犯人提供心理疏导，稳定情绪。”每个管教民警，负责固定的监室，平均每人每天要找5~6人谈话。谈话对象的选择，“对于新犯，我们要保证在他们进所24小时之内谈话；对于死刑犯，我们要确保每个月两次的谈话；对那些案件处于诉讼阶段变化和重刑关押者，我们都要多加关注。”

因为业务能力出色而负责死刑犯管教的刘

冬林2011年才转业到看守所。刚开始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，也有过“想使劲却不知道如何使劲”的迷茫，“感觉压力很大。”

“有的‘愣头青’刚进来会有畏惧感，表现得却是什么都不在乎，违反监规，对这些人，一般会给予他们一些亲情安慰，或者安排一些监室的工作，让他们感觉自己受重视。”

“还有一个病人称自己有癫痫，但病症又不典型。我们根据他的情况给他开了药，但他执意要挂水，不吃药。事后查明，他把我们发的药留在一起吃，结果导致药中毒。”

对此，任俊华也有点困扰，“有时明知道他们是装病，但还是要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治疗和服务”，“希望他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人情味。”

## 明知对方装病，依然要治

午休过后，有犯人觉得胸口有点闷，在民警的看押下，来到了看守所里的卫生室。

一张病床，三把挂盐水的凳子，一间问诊室，还有一间简易的药房。初看这就如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社区卫生室。医生民警任俊华给犯人测了测血压，听了听心跳，告诉对方“问题不大，放心。”

任俊华以前是在部队做军医的，一年前来到所里。聊起目前工作和部队医院的区别，他说以前多是给青壮年看病，现在很多病人都是中老年人。

不同于普通医生只需辨别病情，任俊华的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辨别病人是真病还是假

病。这源于看守所的特殊性，一些犯人会通过诈病或者夸大病情，来逃避打击。

“去年有个犯人一直说自己胸痛，但没检查出异常，带他去医院做了CT、胸透，也都显示没问题。可他一口咬定自己有病，还躺在地上打滚，最后才知道他是想逃避劳动。”

“还有一个病人称自己有癫痫，但病症又不典型。我们根据他的情况给他开了药，但他执意要挂水，不吃药。事后查明，他把我们发的药留在一起吃，结果导致药中毒。”

对此，任俊华也有点困扰，“有时明知道他们是装病，但还是要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治疗和服务”，“希望他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人情味。”



民警带犯罪嫌疑人回监室。每天因为提审、提押、会见种种事由，民警要一趟趟往监室跑，遇到天气热，衣服总是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。